

“星空城”
儿童文学
名家阅读计划

安说·晚安说

爱笑 童的 年

安武林 著

优美散文
水墨彩画
镂空纸雕



SPM

南方出版传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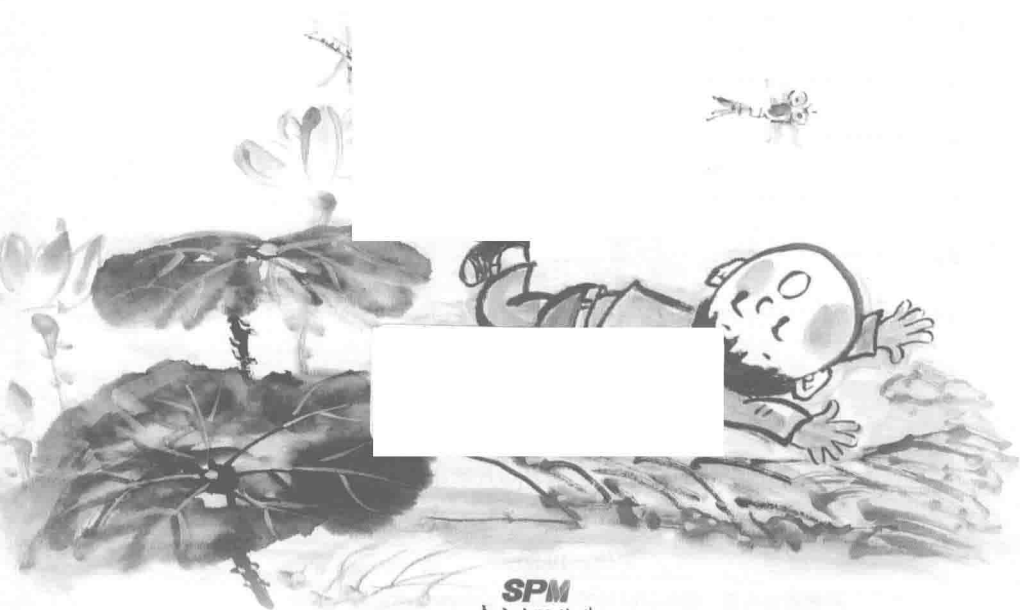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星空城”
儿童文学
名家阅读计划

草安说·暖安说

爱笑的童年

安武林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全国优秀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笑的童年 / 安武林著.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7.4

(早安说·晚安说)

ISBN 978-7-5548-1376-8

I. ①爱… II. ①安… III. ①儿童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2091号

责任编辑: 陈定天 林洁波 卞晓琰 邹明球

责任技编: 佟长缨 刘莉敏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插 画: 梁树庭

爱笑的童年

AIXIAO DE TONGNIAN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472号12-15楼)

邮政编码: 510075

网址: <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州市金骏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荔湾区东沙街翠园路沙洛工业区C栋 邮编: 510385)

787毫米×1092毫米 24开本 6印张 85 000字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48-1376-8

定价: 19.8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20-87613102 邮箱: gjs-quality@gdpg.com.cn

购书咨询电话: 020-87615809



目录 Mu Lu

轻轻地，一点头·····	1
爱笑的童年·····	7
草筐里的秘密·····	12
摸 蝉·····	17
玉米钢笔·····	21
坏男生·····	26
可怕的黄蜂·····	31
北风那个吹·····	36
雪花那个飘·····	41
伯 父·····	46

天天吃饭·····	52
那一记响亮的耳光·····	58
人 质·····	63
老油坊·····	72
上 山·····	77
小村里的大人物·····	87
阳光下，耀眼的钥匙·····	94
门前，那道长长的草木灰·····	101
男孩不怕羞·····	107
秘 密 ·····	111
丑 婆·····	116
爷爷的草帽·····	120
槐花情·····	124





轻轻地，一点头



小村里，有一个老头，驼着背，似乎永远都不慌不忙的样子，慢悠悠地，沉稳地走着。倘若和他面对面打招呼，或者从背后喊他，他都会先冲你轻轻地一点头，再微微一笑，才开始和你说话。他的神态，显得很有修养，就像是一面大海，隐藏着无限的宝藏。

这个老头，可是小村里的大人物。关于他的故事和传闻，有很多很多，但我不能确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搞不清真相，但我知道，他确实是个大人物。他还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那一年，我拿着一张纸条，永远离开了我的小学。

那是一张油印的“小学肄业证”。

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人生之路。有的时候，我



跟着大伯父去几十里外的小镇或者县城去炸麻花；有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下地干活。但大多数时间都在地里春种夏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技术性很高的农活我干不了，只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除草、打药、敲土块、施肥什么的。犁地、耙地、摇耒播种的技术活，我也是做不来的。

雨天，夜晚，农闲的时间，我就抱着文学书，津津有味地“啃”着。

偶尔，信笔涂鸦。

我一直在做文学梦，就像小学六年级在《我的理想》作文中所写的那样：我梦想着将来做一名作家。

有一天，我去镇上的高中玩耍，见到了一个熟悉的朋友。他对我说：“武林，你不是喜欢写文章吗，我给你介绍个老师吧，他是我的老师，叫王永禄，可厉害啦。”

我难为情地说：“不不不，我不认识王老师。”

他哈哈大笑说：“你呀，怎么还脸红，像个小姑娘似的。别怕，王老师可好啦，走！”

他推推搡搡就把我拉到了王永禄老师的房间。

第一次看见王老师，我印象很深。他眼睛不大，但是很锐利。轻轻地，一点头，很和蔼，很慈祥。他穿的是毛料的中山装，很出众。一看，像个很大的官儿。尤其是他的头发，虽然花白，但直挺挺的，





很像电影里国民党将军的大盖帽勒出来的。

朋友向王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家贫，爱读书，喜欢写文章，想当作家。

王老师始终微笑着，一言不发，等朋友介绍完了，王老师才笑眯眯地说：“好好好，把你的作品拿来给我看看。这样，以后你有空就来我这里学习吧。”

我嗫嚅着，心里欢喜，但不敢答应，因为我怕父亲不同意。

父亲和爷爷正憋着劲儿。

我在学校里不算好学生，读课外书是出了名的。班主任和我的父亲沟通过，父亲嘱咐老师：要是再看闲书的话，该揍就揍。父亲威胁我爷爷，说如果再不好好学习的话，学校怕是不要你孙子了。

爷爷很生气，发火道：“学校不要，我要！”

当我拿着肄业证回家的时候，父亲幸灾乐祸地说：“爹，学校这一下不要你孙子了，你管他吧！”

爷爷虽气呼呼的，但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他哆嗦着说：“废话，这是我孙子，我能不要吗？”

朋友介绍完我的情况，王老师沉吟一下说：“好，我和你家里人谈谈！”

没过几天，一个黄昏，王老师真来我家了。爷爷和父亲都在。王老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讲了很多。他说话很斯文，话语中有



一种不能拒绝的力量。不知道爷爷和父亲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他们同意了。

从此，我就经常去王老师的办公室了。

他送我本子，也送我书。本子是方格的作文本，他严格地要求我把文章写在方格里。那个时候，我喜欢写诗，一首一首的，热情似火，灵感源源不断。尽管很幼稚，但是充满了热情和激情。

每一首诗歌，王老师都给我修改，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每一首诗的后面，都有他用红笔写的批语。王老师的字很潇洒，很大，且有力，一看就是用毛笔写小楷和大字出身的。他告诉我，他们从前都不用钢笔的。很显然，他对毛笔有更深刻的感情。

我听别人说过，王老师原来做过国民政府的高官。有的说他在司法部做过秘书，有的说他在行政公署做过什么官员，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据说他犹豫了一下，就没坐飞机去台湾。这样，他就留在了大陆，后来又遭过不少罪，再后来落实政策，他做了一名老师。但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的过去，也没有听他发过牢骚。

我只听他说过他和孔祥熙在一起吃过饭。他还说看过梅兰芳的戏。他惊叹梅兰芳是个大师，有一次演出居然演错了，但大师就是大师，轻描淡写地就化解了尴尬，并且赢得了一片掌声。

对于他的过去，他只说过这么点儿。说完，面对我的好奇，也仅仅是一笑，不愿多说。不过他脸上洋溢着快乐和幸福，让人能感受





到他有着辉煌过去。

他喜欢古体诗词，偶尔也在《人民日报》上面发表一些古体的诗词。他还写日记，每天都要记录点什么，这个习惯他一直保持着。

有一次，我在露天影院看了一部黑白的战争影片，觉得很有趣。我滔滔不绝地讲给他听，一边讲，自己一边哈哈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也笑，但那是微笑。当我讲完后，他轻轻地问了一句：“讲完了吗？”

我说：“讲完了！”

他笑眯眯地说：“你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明白。你讲故事，是给别人听的，别人没乐，自己先乐得不行，这可不好！你要慢慢地讲，一字一字吐清楚，把前因后果说明白！”

有一天，我去他办公室，看见他脸色很不好，气哼哼的，似乎和人吵过架。一打听，果然！竟然是我的小学老师拿着几首诗向他求教来了，我小学老师自我感觉特别好，觉得自己写的诗歌很独特，没想到却遭到了王老师的批评，原因是他写的诗歌里面讽刺了梅花。王老师是老派的文人，很认真、很严谨，他指出梅花一直都是褒义的意象，而在小学老师这里，梅花却成了势利的小人，哗众取宠。两个人产生了争执，王老师一怒之下，下了逐客令。

我从来没见过王老师发火，他如此温文尔雅，要不是我那个小学老师太张扬的话，老人家也不至于如此绝情。





王老师在村是个很有名的人，谁家的红白喜事，都会让他写对联，做账房先生什么的。他不抽烟，不喝酒，做事公正，所以很得大家的信赖。

轻轻地，就那么一点头，我在他身边的美好时光就一晃而过了。

后来，我去了另一个县上职业中学。每一次回家，我都要看看他，把自己写的、发表的文章拿给他看。他很欣慰，鼓励我继续努力，千万不要放弃。

我上职业中学的第二年，有一天，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父亲信中说，你王老师去世了，我代表你给老师祭奠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这太突然了，来不及有一点思想准备啊。

我似乎看见他正走在路上，我喊他，他慢慢地转过身来，向我一点头，然后送我一个微笑……





爱笑的童年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笑，一笑起来，就像老母鸡刚刚下完蛋一样，咯咯咯，没完没了。不笑完，或者被打断，那就像是在厕所里没有方便完一样，会憋得很难受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像我这样苦大仇深的人，没长一张苦瓜脸，倒是像有春风盘踞在我皮肤的每一个细胞里，一直在吹、吹，吹得我的脸像一朵菊花绽放开来。

人家都说，喜欢笑的人性格开朗、乐观（这一点倒是真的），但也是胸无城府、注定成不了大事的人的写照。

父亲有时候会很疑惑：我儿子是不是个傻子？他不能理解我的笑。

我的笑，好像和别人总不太一样。我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可笑的事情。比如说，一只鸟儿在树上没踩稳，差点从树上掉下来，我会哈哈



大笑一通。比如说，一只没头苍蝇拼命地撞击玻璃，我一样会哈哈大笑。我觉得生活中有趣的事情太多了。

而自己，有时候也能给自己制造笑料。比如说，自己的扣子扣错了，袜子穿反了，墨水弄到嘴角上了，把同桌的课本当成自己的在上面随便乱画……生活中有那么多可乐的事儿，我不笑是非常残忍的，对不起我的心，对不起我的眼睛，对不起那偶然或者必然的可笑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心里似乎总有一股清泉，“咕噜咕噜”往外冒。我应当顺从它，无论它是奔向小溪还是大河，我都不应该阻拦它。

小时候，我很喜欢听收音机。爷爷买的，他喜欢听戏，而我喜欢听歌曲、听评书，尤其是喜欢听相声。到了晚上，炕上点一盏油灯，奶奶纳鞋底，爷爷躺着睡觉。我从来搞不清爷爷是真的睡着了，还是闭着眼睛想心事。我抱着收音机，听相声。

听到开心处，便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再笑。一段相声，尤其是好相声，不可能只给人笑一次的机会。我每笑一次，奶奶都会充满疑惑地看我一眼，然后继续纳鞋底。

有一次，我笑得正不可开交，突然似乎听到爷爷在低声叫我。我趴在炕上，一抬头，看见爷爷也趴在那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小声一遍一遍地喊我的名字。

“武林，武林，武林！”





我吓了一跳。爷爷的性子从来都是很暴烈的，他要是发了脾气，比一头豹子还要厉害。别说我，我父亲，甚至村里的人都害怕他的。听到他这么温柔地叫我的名字，我倒笑不出来了。

我吃惊地答应道：“爷爷（我发的音是‘呀呀’，这是我们当地的方言），怎么了，有事吗？”

爷爷说：“你笑啥呢？”

这个啊，哎，哈哈哈，我又笑了。

我说：“这是相声，很好笑呢！”

爷爷就像个测试精神病人是否正常的医生一样，看到我一切正常，那张警觉的脸终于缓和下来了，而且还露出了笑意。从小，爷爷就一直担心我神经不正常。一来，我看书太入迷，是个书虫。二来，我反应特别迟钝，其实是我思维太活跃，总是满空飞舞，谁要是喊我一两声，我反应肯定是很茫然的。三来，我笨、傻、缺心眼、太实在、不机灵，总是和常人有点不太一样。所以，爷爷一直密切关注着我是否神经不正常了。

童年这个时期，差不多都是在爷爷的担忧中度过的。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爷爷有时候给我说那些无聊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话是啥意思，有时候仅仅是喊我的名字几声，我要是回答了，他倒啥事也没有，这是在测试我哪。

我是长子长孙，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他们的性格和

我就不一样。他们该笑就笑，该严肃就严肃，我就不行了，再严肃的事情，我也会笑出声来。这样容易给大人一个印象——没个正经，不能托付事情，不放心呢。如果在战争年代，那绝对不适合做地下工作者的。

后来因为这个笑，我被母亲结结实实地冤枉了一顿。

有一天，母亲突然发现她藏在米面瓮下面的十元不翼而飞。那个时候的十元很值钱，至少能顶现在的五百元。这可不是小事，对于我们这样很贫穷的家庭来说，那不是一笔小钱。所以，母亲很生气，她让我们姊妹四个人按照年龄大小排成一队，站在院子里。

母亲像个老师一样，开始训话。

“说，你们谁拿了钱！拿了就交出来，我不计较。”

母亲软硬兼施，但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我没拿！”

这太可笑了，是回答老师的问题吗？哈哈哈，我自己笑了。

母亲马上盯着我了：“说，是不是你拿了？”

我说：“没有啊，我怎么会拿！”

母亲说：“没拿你笑什么，分明是心里发虚！”

什么逻辑啊，哈哈，我觉得可笑，我想笑啊。她越这样问我，我就笑得越厉害。

妹妹是女孩，胆小，她说没拿，母亲是相信的。

二弟大眼睛，虎头虎脑的，母亲问他，他两眼都要冒火，因为愤



怒和屈辱都快要落泪了。母亲吓得不敢问了。

三弟平常话就少，好孩子，说没拿，肯定真的没拿。

这样，转一圈，母亲还是怀疑我，因为我嫌疑最大。这么大的事情，竟然还笑，正常吗？母亲还想审，但我笑得东倒西歪的，她也审不下去。所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事情还没出一个月，母亲突然获得了一个消息：二弟最近经常大吃大喝，买好吃的东西，还和同学下馆子。那么小，竟然会拉帮结派穷显摆了。不用问，这钱肯定是二弟拿去了。

果然，母亲一审，二弟马上就招认了，因为有了证据，赖也赖不过去了。

这一次的委屈，我是受大了。爷爷觉得很过意不去，自己拿出十元给了我，算是补偿。

我问母亲：“你为什么确定是我拿了？”

母亲说：“没拿你笑什么呀！”

唉，都是笑招来的祸事。

我一直爱笑的，长大了依然如此。也许我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可笑细节，也许是我本身就有许多小细胞期待释放。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和爱笑的人相处。这笑声能让太阳变得更亮，天空变得更蓝。

草筐里的秘密



小时候，我最爱干的农活之一就是打猪草。如果说量力而行，那么打猪草是最适合农村小学生体力的农活了。那个时候，猪吃草，不像现在的猪，越来越娇贵，要吃粮食，不吃草了。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病病歪歪的，一阵风似乎都能把我吹跑。脸色，是那种苍白、惨白的颜色，一看就是大病在身的人。所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仅会让我喘不过气来，而且眼睛会一阵一阵地发黑，头也发晕。

星期天，我会挎一个草筐，兴高采烈地去打猪草，好像很勤劳的样子。

我大声对家里人说，我去打猪草了。然后，趁大人不注意，悄悄往草筐里塞一本书，一溜小跑着出去了。

